

重修上高縣志卷十

知縣事歸安馮蘭森纂輯



藝文志

庖犧畫卦意在象先後聖有作心所同然微言既絕著述萬千撫時感物起義垂詮匪文是溺惟事相宣傳之奕禩掌故備焉雕蟲篆刻光景流連無當體要弗著於編作藝文志

奏疏 呈稟附

明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乞保聖躬疏

南京監察御史臣曹汝蘭謹奏為君身關係最重懇乞皇上加意自愛事臣以一介豎儒起自小吏叨列言路臣之踵頂不敢自有而思竭蹶為皇上用臣竊惟人君之治天下有當兼舉之以為全者遠在天下有當亟先之以為重者近在一身故首敢以愛身之道進然而非臣之言也人之有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蓋養身之說有自來矣愛之則必安之故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言安身即所以安民也愛之則必保之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保身即所以凝道也愛之

則必守之故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言守身卽所以事親也愛之則必調其血氣而凜凜戒之故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於此知戒則益之又益以至於盛於此不戒則損之又損以至於無餘也然則皇上所以法古聖賢宜無急於愛身者然而非獨此也太祖高皇帝謂儒臣詹同日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甚於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事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窮寵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詹同頓首謝曰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成祖文皇帝曰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二

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世宗肅皇帝謂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卿開導儲君造端夫婦誠不可不重朕於后與二妃皆以禮接之以道率之而於多慾之戒色荒之懼每兢兢焉然則皇上所以法列聖宜無急於愛身者然而不獨此也皇祖初年所以防未萌之欲者有輔臣箴戒在焉始之曰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垂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繼之曰不以嗜慾滑和不以逸豫滅德終之曰冲和者養德淡泊者養祿危厲者養安憂勞者養樂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暎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

可忘慎終如始萬壽無疆而吃緊要在無色荒三字兢兢惕惕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目擊而道存志帥而體充皇祖之所以強固精神者大率由此然則皇上所以法皇祖宜無急於愛身者然而非獨此也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當成人冠婚之初父母之所以告其子者必曰端爾志肅爾儀無搖爾精無役爾形語語皆以身爲重而况陛下握符膺籙前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皆係陛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有如先帝如在今日見皇上元服初加大婚禮成其所以勸勉皇上必首重皇上之身是皇上所以仰體先帝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之德意宜無急於愛身者然而又非獨此也臣又以人心之屬望推之而知皇上愛身之爲急也臣聞邸報見諸臣章奏無不以聖躬爲急務者陛下以爲泛常之迂言乎抑亦有所關切於中而不得已者乎大抵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今有子於此而不祝其親以百年壽考者非所以爲子也有臣於此而不祝其君以萬壽無疆者非所以爲臣也在諸臣合四海九州屬望之情畢而獻之皇上在皇上宜採諸臣之言以副四海九州屬望之情故二老歸而周盛四皓附而漢興從來輿情羣望必不可拂陛下不自愛其若人心何然而又非

獨此也臣又以人心之叵測推之而知皇上愛身之爲急也
皇上一心左右之所以窺伺而投間抵隙者甚多而度今日
之最重莫甚乎柔曼之雜進而間易以投隙易以乘皇上一
不察而爲所中從此憂危防微之言不經於耳賞心快意之
事不絕於前精用而不已虞其竭形勞而不已虞其敝至此
而始言培養乎晚矣言及於此則今日之早爲皇上慮有最
重於此最急於此者乎乃所以防此欲念無他焉孟子曰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救火者盛水以往人君講
學以防未萌之欲則所爲盛水以救火之具也講大學慎獨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四

之章則必研幾於閒居寢處之際而幽獨無肆講孟氏寡欲
之章必致嚴於聲色臭味之間而行幸有節天德之剛爲主
於內則人欲之私退聽於外賢士大夫日與爲親宦官官妾
則日與爲疎語曰天下大器也置之於安則安置之於危則
危君身亦然在君之所置之臣願陛下遠紹六經孔孟之遺
言近體祖宗先帝之深意俯憫四海九州之屬望密防前後
左右之窺伺常置此身於正人君子禮樂詩書之府而此外
則常恐其伐於斧斤牧於牛羊茅塞爲間之不用也而不一
置身焉則君德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強固而萬世靈長之慶

恒必由之矣宗社幸甚蒼生幸甚愚臣幸甚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天啟元年二月日進

并里疏一

江西省瑞州府上高縣歲貢生黃鼎彝盧瑜選貢生陳其謨爲疲邑通賦日甚及今拯救有方特籲聖明照例施恩以裕國課以撫殘黎事臣等竊惟上高江西最逋之邑也近荷蠲舊徵新正慮新者再逋皇上殄滅楚寇之資從何取辦顧非獨甘頑梗疲日甚逋日甚爾請陳其故上高元官民糧貳萬肆千零伍漢陳友諒加一石爲二石高皇帝以師定豫章各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五

罷以舊冊進瑞州黎老人獨以僞漢冊進後高安伸訴黎老人置磔銅版難更僅荷旨永不加派三縣皆然上新伸訴無人遂啞口至今爾糧數多里甲亦多上高每年經催一百七十八名一經催之費有他櫃一役糧一石帮解銀一錢私用銀一兩其費四千四百兩有走馬一役馬一匹官工食銀一十五兩近勒經催承克私又費銀二十四兩其費八百兩有齎送承舍一役經催一名銀五兩在鄉小民至三至四其費一千兩有承行坐圖漕南常例一經催六十兩漕米民運常例外又十五兩上年幸獲官運萬一弊穴再開共費一萬六

千七百兩至於比較刑監提解省府又費二十兩臣等畧數之歲費銀三萬四千九百兩矣而一經催人多二十人少不能十至少之人安能供至多之費無可控告相率逃竄今不滿一百二十里矣及今不爲拯救恐更不能畱半也夫田墾可責納稅人存可責納差逃日廣而蕪日增惟正豈得不缺哉臣等爰讀邸報見南直隸海州知州陳維恭疏乞省併會奉命旨上高實累令令不肯爲上高言上高又無顯宦陳情臣等今獲上叩倘邀恩照例勅下戶部速行臣籍趨今清審之時因縣原編四十八團省併爲四十八里再籲明旨嚴禁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六

前項浮費歲三萬四千九百兩其逃丁蕪糧亦可責所省併之甲墾納又歲長銀三千兩是一歲三萬八千金之利也不在官則在民以裕國課以撫殘黎方莫善於此矣蓋乞減丁糧勢或難行里甲省併丁糧如故何難之有第臣等以各費瀆或卽曰各費禁草其病便蘇若省併不行此弊終屬不能革也皇上明見萬里恩洽遐方疲邑窮民喁喁望切臣等昧死謹奏

右具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旨戶部知道

戶部覆奏該_臣等看得各州縣里甲多寡相沿已久俱無容復議紛更第當此賦役繁興災荒疊見重以浮費諸害爲苦糞糞子遺其何以堪今察得上高縣貢生黃鼎彝等奏請併里草費一疏蓋仰體皇上德意傳布中外敢冒昧上聞據稱浮賦溢於額編總由甲里繁多之故內云乞減丁糧勢或難行里甲省併丁糧如故似於足國裕民之前旨不至相背今除開列浮費各項起自近日者一面嚴行禁革外其省併里甲一項全在該撫按嚴督司道守令及今清審屆期細細確察應否照海州例省併於國之正額必寬於民之浮費必省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七

卽通行明白具奏以無負皇上休養元元至意使在萬里如見目前則今日經國救時之最急者也既經具奏前來相應復請恭候命下_臣部轉行該撫按遵奉施行

右具題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復奉旨本內併里草費事宜著該撫按察明詳議具奏

國朝

汰浮疏一

江西右布政使司_臣莊應會按察使_臣安世鼎謹奏爲請汰浮糧以甦民困以宏

聖政事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巡撫臣蔡士英牌前事

又奉總督臣馬國柱牌前事又承准戶部照會內閣本部題

覆江西右布政司莊應會按察司安世鼎奏前事內開近奉

聖旨朝覲首領官面見後如有地方情形及興革利弊聽各官

具本奏聞欽此欽遵竊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臣等待罪江

右謹將瑞袁兩府一地二糧重累三百餘年應革大弊爲我

皇上陳之按舊志元至治二年瑞州府開載田糧一十二萬五

千七百四十三石有奇袁州府稱是至洪武二十四年瑞州

府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有零袁州府增至二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八

十一萬七千餘石較之原額浮十萬矣詳考其故陳友諒據

瑞州兵餉匱乏於額糧督借一年此不終日之計也未幾友

諒敗有老人黎伯安妄將借徵冊籍抱獻明太祖希圖爵賞

遂照數起徵又歐普祥割據袁州洪武初遣子納降本郡糧

民米三升其子失察悞報官斗十升江西南昌等府糧則科

田三十畝爲一石二十五畝爲一石者分爲上中下三則追

徵唯袁州妄報官斗只五畝八分爲一石此尤顯而易見者

兩郡之民非積年拖欠卽流徙逃亡遺累三百餘年前朝撫

按屢疏請未草

皇上如天好生與民更始正剔弊作新之日伏乞軫念江西爲天下極苦寒省而瑞袁二府尤江西最凋疲之區

勅下該部轉行撫按丈量田畝清汰浮糧俾二府之科與本省之十一郡相準永著畫一之規蚤定樂輸之額實固本甯邦之首務也仰祈

聖鑒立賜施行順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奏三月初三日奉旨著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汰浮疏二

戶部謹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九

奏該_臣等看得江西布政司莊應會等奏稱瑞袁二府以凋疲殘郡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議請汰糧與各府相準臣部備查該省地糧瑞袁二府較他府雖地少糧多但數內科編緣由臣部並無元季明季冊籍可考請

勅下該督撫按備查元季明季冊籍瑞袁二府科糧獨重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苦累有何確據逐一勘實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可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_臣部轉行遵奉施行順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二十三奉

旨依議欽此

汰浮疏三

欽命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蔡士英謹

奏該臣據江西右布政司莊應會詳稱該司奉戶部照會遵

照本部議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併經臣同督臣馬國柱行同前事隨

卽移行江西督糧及該轄守巡各道併行府縣欽遵確查去

後隨據督糧道守巡南瑞道會詳前由復仰該布政司速將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十

瑞袁二屬浮糧緣由遵照部文逐一確查的據以憑具

題等因先經該分守南瑞道遲日震分巡南瑞道安世鼎同

據瑞州府詳稱據高安縣申稱據合邑鄉紳士民鄧應韜等

具呈云該縣署縣事江西都司經歷聶源看得云又據

上高縣申稱據本縣舉人江廷魁貢生羅崑聶煒生員游葵

鄭九桂黃佐潘杰丁灝等鄉耆鄭國瑞盧期光里遞聶興左

學義等呈爲浮糧積苦民命弗堪

新恩允汰千載一時籲憲俯詳古志亟賜詳請早獲

題獨以定實賦以固邦本事內稱上高自東漢建邑以來志

載民糧不過一千有零自宋至元至治總科官民糧三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四升八合內標撥蒙山煉鑛工本原糧外實徵民糧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升九合禍烈於僞漢陳友諒竊據瑞州每石民糧倍加徵爲協餉米遂編增倍額迨明朝初有高安奸民黎伯安殺人媚人各郡將勝國以前冊進瑞州三邑獨以僞漢倍數冊進故洪武年間上高虛增爲官民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八升三合六勺後三縣里民赴愬黎雖磔誅而版籍已定僅荷永不加派之旨嘉靖時知縣柳本泰又因水推沙塞之田奏准清丈查額載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十一

官糧五千三百並無寸土俱於民糧內陞科官糧其民田推塞又虧其數復於魚米內派補推塞是民糧之浮而益浮瞭若指掌迨崇禎十四年有本邑貢生黃鼎燹盧瑜陳其謨等詣闕有減浮併里之奏適因時會相左雖蒙俞旨未荷實行幸我

大清應運蒙撫院李按院吳招撫部院孫深痛瑞屬浮糧積苦先後

題請奉

旨該部知道未蒙部覆遺累至今幸奉

俞旨勘實具奏真乃陽回有脚之春肉及既枯之骨此上高三百年之苦累出

聖主一朝之

新恩早賜覆

題俾浮增得減殘民更生

皇恩憲德萬壽無疆等情呈縣該本縣知縣易道沛看得賦稅原有定式而上高之糧以浮稱也其禍始於老人黎伯安之以偽冊進而流弊遂至三百年前此撫按二院之題疏未荷部覆縣官之哭請莫邀丈勘按賦徒懸其名徵收則無其實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憂國病民惟此爲最卑職之痛心疾首非一日矣幸

皇仁如天

新恩汪濊凡入

覲官員許陳地方利弊蒙藩司莊臬司安直陳瑞郡浮糧真代民請命之日也已經部覆備查所屬各縣元季明季冊籍憑據或地係膏腴或從前悞編苦累逐一勘實具奏卑職思周官以九賦定邦式上中下異其名蓋以地有肥磽賦有差等野乘之爲志書者國倚之爲信史也因復奉憲檄立取元明兩季冊籍卑職當搜討本縣者碩藏有元明志書按元志

至治年間總科民糧其三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四升八合
偽漢編增倍額至明洪武年間據偽冊倍徵益爲官民糧四
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八升三合六勺夫以上高之田磽土
瘠幅幘褊小不及百里之封卽輕徭薄賦亦不堪命况復益
以浮糧安望其出水火而供惟正官茲土者幾見免罣誤而
冀考成哉卑職確據地方苦累又據額載志書星速報呈伏
乞憲臺按冊條例備驗苦累早賜詳請俾與疏題庶

新綸仰副而輿情俯慰萬民幸甚又據新昌縣申稱據闔邑紳

衿漆嘉祉等具呈

云

該署縣事布政司照磨王好仁看得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十三

云

各等因到府該本府署印推官駱猷伯看得瑞郡爲江

省極瘠極薄之區而糧獨重屬邑僅三縣原額實糧一十二
萬五千七百有奇較之贛建南九諸郡邑多糧少已覺輕重
不侔自明洪武初奸民黎伯安害衆邀賞妄獻偽漢陳友諒
一年借徵兩年正副米冊謾編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有奇
是於原額之外頓益十萬餘矣後黎伯安雖經覺發車殉而
冊籍既定相沿不改故當時清丈亦設法奉行高安一則田
積九畝六毫遂坐糧一石上高四則田積九畝三分四釐七
毫遂坐糧一石新昌三則田積九畝一分四釐六毫三絲遂

坐糧一石童山涸渚亦有科徭寸土尺地皆是倍筭嗟嗟小民何辜於天而獨罹此無藝之征耶賦重則糧逋以一年之入賠兩年之糧無論水旱頻仍饑饉薦臻民間輸納十不及一卽歲稱有秋錢糧漕米完至三四分民力民膏卽已告竭豈真民皆頑梗不終事好義哉官茲土者多方追呼則鬻辦難堪極力請命而民隱壅閼故報最者無一而叅罰者十九豈其催科政拙哉嘉靖萬歷年間題通省疲邑有四而瑞郡遂居其三錢糧考成十分爲率而瑞郡只從其七無非爲瑞隳疲苦不欲令一郡獨有向隅之泣也然或經奏請而未及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十四

部覆或經部覆而未及清汰以故名惠而實不至今幸

皇

仁覃布民隱上達納覲臣之入告允部議之勘覆此真瑞民已死而生已骨而肉之會也捧讀部文有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二語夫瑞郡土瘠民貧載在便覽則膏腴一語似乎難以相加惟冊籍誤編確有左券遠有元至治二年額糧載在舊志者可查近則有明朝嘉靖萬歷年間撫按及監兌主政特疏可查此皆彰明較著行路皆知者也但涸鮒之餘朝不及夕小民望恩甚於望歲數百年冤抑苦累得有今日數萬人呼號苦情在此一事懇乞憲臺詳浮額苦累查從前冊

籍速賜申詳蠲豁上孚

皇仁下協輿情不獨瑞民老幼壯弱萬戶稱祝抑且筠郡子孫億載百世銜結矣等因該分守南瑞道參議遲日震分巡南瑞道僉事安世鼎會看得浮糧一項是誠瑞民之鉅害相沿積苦已非一日矣憶自三則九等成式中邦由來賦出於田瑞郡三縣更居揚州之最下自古云然如或謂其遠無可憑也既以質之書記則有縉紳記載方之土脉則見山阜強半卽歷歷實驗且地土被三日淫雨則潦五日不雨則旱是故從無全穫之樂歲罕見大有之收成地之斷非膏腴已可知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五

也夫以極磽薄之區迺載獨重多之稅其爲從前誤編的係黎老作備更不問可知矣至一欲証之元明二代之冊籍灰燼之餘勢難責其悉存幸猶搜有原刻志書雖非等於賦役之信典亦豈等於無稽之荒唐其間之開載額編多寡頓爾懸殊再合以鄉耆之所傳述士紳之所博訪與夫前代之痛心重斂者累疏請籲在在明備咸皆歸咎黎伯安可爲左券矣安得謂之文獻盡無徵也哉今奉

聖政聿新凡一切困民加派無不立除湯火嗟此浮糧是尤弊政之大者及今不除流弊安底况今歷查累歲徵收從未足

額與其徒博重科之虛名何如直收薄歛之實課既據該府備查確詳本道覆覈無異懇祈速

賜題覆詳除從前之誤編務復宋元之舊額庶使三百年既骨之殘黎一旦沾解澤之自天也等因該布政使盧震陽看得江右乃禹貢揚州之域地勢形勝介山濱河田惟下下備載古典易於水旱難於豐稔且又差繁賦重在他省則江右爲至磽至瘠之地而瑞袁二府又江右之最下者幅幘既窄人戶稀少田地確薄而科糧獨甲通省考之志載則瑞屬三縣在元至治年間編戶共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有四至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六

明宏治年間編戶僅七萬四千二百四十有四再考田糧在元至治年間其編糧只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零至明洪武年間編糧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零迨後增減不一見按明舊全書科糧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零稽其田糧自元至明增加一倍積其戶口自元至明逃亡過半揆厥所由爲明初奸民黎伯安希圖爵賞將僞漢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進獻遂爲定額奸雖伏法籍未得改以致戶口益耗田地益荒夫元以十四萬戶之民了一十二萬之糧自古相傳猶稱民難堪命迨至明季則以七萬戶之民

而完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之糧苦累已極此瑞民之疲敝不問可知矣卽遇大有之年官徵至七分民已鬻妻典子而不能完則瑞地之磽薄又不問可知矣再查袁屬云以是二郡之民徒受敲扑逋賦之刑官徒受怠緩催科之罰其在前朝亦徒受倍歛重徵之虛名也積累相仍沿而未革民斃杖下官罹叅罰不知凡幾而告汰告減之詞每歲具控呼籲之口血未乾也當時執事洞燭荼苦屢經上達民人望恩難下亦屢經叩闈明季止邀有官徵至七分免叅之旨然猶未及清汰以出民於水火之中幸遇我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七

大清御宇

皇仁覃布利弊民隱覲臣咸令人告此誠千載一遇也今據該道府縣查據士民具呈苦累緣由詳覆前來委係明初奸民僞將投獻從前誤編又經本司覆覈無異合無呈請憲臺憐此數百年之重累速賜力請將瑞屬浮倍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三勺之糧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之額袁屬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喻縣九升三合之實賦如是二郡殘民漸獲生聚國課永可無逋是我

皇上輕徭薄賦之政大裨於治道矣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撫江西蔡士英看得瑞袁二府郡縣介在山阜聯亘之區土壤素稱沙磧提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其地之可畊者皆山之畔而澗之濱求其沃野平原實無幾焉夫以此磽确之區可畊者既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邑自明初奸民黎伯安妄邀爵賞以偽漢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爲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舊志尙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共編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餘石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六

少有增減按現今明舊全書科糧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零矣稽其戶口元至治間編戶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四至明宏治間戶僅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四自元至明田糧額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夫向以十四萬之戶完十二萬之糧後以七萬戶之民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之形固昭然可見者再查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云其賦稅之倍逃亡減損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固班班可考也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宏治間已消亡過半而宏治迄今又經數百餘載近來屢當兵燹驚散疫厲傷亡其中消乏之戶

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總未減毫末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賦愈覺其重而糧愈見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扑官徒受其降罰散離相繼屍骨盈溝究何補於國賦也此在曩昔承平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以七分考成尙不能如期如式蓋無土而輸糧誠巧婦之所難可不問而知者今我

皇上親政以來洞切民隱諮諏博訪百度維新更令覲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江臣莊應會安世鼎以身親目觀之大累而爲應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六

旨求言之直陳儻沐

皇恩大沛鴻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五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喻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現在子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至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矣順治十年九月十五日

題十月二十七日奉

旨著議奏該部知道欽此

汰浮疏四

戶部

奏該臣等看得莊應會等奏瑞袁二府科糧獨重議清浮糧臣部清查元季明季冊籍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有何確據勘實具奏今該撫具題瑞袁二府志書瑞州府志內稱元至治二年田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明洪武二十四年田糧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三勺比元季多九萬九千六百九石零袁州府云前後額數懸絕志書開載甚明國朝有利必興無害不除何獨重累此一方之民似應請減以昭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皇上浩蕩之恩雖歷來舊額相沿但西江全省遞年荒歉處處告蠲二府以極瘠之地有倍額之糧責之樂輸勢所不能相應將瑞州府浮糧減照元季之例徵糧袁州府浮糧減照相連之新喻縣上則科徵事關錢糧臣等未敢擅便應請

聖明裁定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遵奉等因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題初五日奉

旨這浮糧積久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著該督撫飭該府縣

官確遵減免無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欽此

請定汰浮年月詳文

附

布政司 本司奉戶部咨會部院照本部

題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到院行司如有奸胥積蠹踵弊混徵以及減派不均者爾百姓人等指名控告以憑立拿正法併飭知各府縣於大堂豎立碑記將奉

旨緣由並本院題疏仍叙入刊刻仍載入二府縣志之內又奉督部院馬行同前由各等因到司隨經檄行二府去後本司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查照瑞屬上高縣明季全書現徵官民田地塘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八升三合六勺比元額應減浮糧一萬九千二百二十石一斗三升五合減後實徵民糧共三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四升八合相應呈請 憲臺或以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奉

旨之日爲始減編或憐賠累三百載卽以順治七年爲始清汰

統祈 憲裁批示奉

撫院批查此項應減解留欸項先據督糧道詳已批行二府限一月內回報今屈指四十餘日尙無呈覆仰司速催凡應

減起解者分析各部項下各若干存留者分析某項各若干逐細造冊一樣四本呈送咨題減編以奉

旨之日爲始如十一年由單久定再將減編數目另開一單分發散與士民應減者得沾實惠應納者蚤爲徵輸除批發原詳外爲照清汰浮糧原係二府屬同疏其

旨今據呈袁屬由單豈可先後送部再荒蕪之數本院已經題明單內應暫除荒止註明候部覆字樣此覆

汰浮呈附

瑞州府高安上新昌三縣舉人戴國士貢生黃鼎彝生員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廖熙等爲十三罷最瘠之區三百年重累之苦幸觀

天日維新乞賜減豁以救子遺事瑞州三縣高安上高田皆山亢故以高名新昌又割高上立縣官誌及縉紳載其地瘠山多糧重彈丸黑子之地又皆重山峻嶺府志元至治二年只載民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五升先朝洪武二十四年忽增田糧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六斗七升較之元額倍浮糧一十一萬因黎老人以陳友諒僞冊私報希賞郡民雖經奏明將黎老人極刑而糧額未及減除詳查志書瑞州府在十三郡獨只三縣而管糧獨多如贛州

府十二縣而糧十萬零有瑞州四府之闊尙不及高安一縣之糧南安府四縣而糧二萬多一縣而尙不及上新昌一半之糧建昌府五縣而糧十五萬多兩縣而糧反少七萬五千廣信府七縣而糧止十三萬七千零多四縣而糧反少八萬袁州府四縣而糧二十三萬零多一縣而糧僅多一萬臨江府四縣而糧二十三萬多一縣而糧僅多一萬饒州府七縣而糧止十一萬零多四縣而糧反少十一萬九江府五縣而糧只四萬零多兩縣而糧少十九萬南康府四縣而糧七萬零多一縣而糧反少十五萬又如撫州大府六縣該一倍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瑞州之糧四十六萬而今止二十七萬零反少十九萬吉安大府九縣該三倍瑞州之糧六十九萬而今止四十四萬反少二十五萬卽南昌首府官志縉紳極稱差賦繁重者共管八縣照瑞州分科該六十二萬而今只五十萬尙少十二萬相提而較瑞之糧重十三府所無亦十三省所無也南贛各府糧一石有收租百二十石者有收租八十石六十石至少收三十石二十石外者獨瑞州糧一石豐年只收十石內外租如此其輕各府之田價銀有值十兩一畝者至少值二三兩獨瑞州之田除一二人煙稠密處田尙成熟一畝買賣或

值數錢價獨如此其輕其山庄遠田皆一望荒蕪告人承糧
避若湯火俱遠逃竄先年民人王乾有疏袁喜有疏貢生黃
鼎彝有疏周監兌王巡按陳巡按題高安上疲七分考成征
倭征播獨免加派上新雖題次疲八分考成實與高安共一
上疲一府三縣從來無陞任考滿之官皆以歉糧叅罰管糧
百姓無不監比刑辟之人皆以無田爲樂且本邑則有漕米
南米折色則起解存留外又縣小差煩納復如此其重在未
加派之先七分八分考成死於追呼尙不計數自苛政槩足
十分加派三餉之外又派離婁營兵及增兵之餉連年水旱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兼以僞官援將及天井窩土寇接踵殘破今年高安漕米十
萬完不過三萬上高顆粒未完新昌糧米李知縣設法多方
幸而及額而折色條餉尙分釐不能完官以爲陷阱民以爲
地獄此亦窮則變變則通呼天呼父母之時矣昔元室云亡
瑞州獨苦向隅今

大清應運瑞州再見

天日乞電照三百年大苦大累申請上憲會題

勅部詳察志書果否較元至治多十一萬果否較十三郡獨爲
偏累果否屢奉明旨七分八分考成今天下悉隸版圖蠲此

十一萬浮額不過大倉秬米或以^某等誑奏或志書亦難憑
乞

欽差公正之大臣將江西十三府田土盡行丈量果否輕重大
懸苦樂不均將水田山田本折輸納俱頒畫一則例田一畝
通作若干丈糧一石通作若干畝糧一石通納銀米若干勿
復高下其手多立名目使奸胥得以舞文愚民獨為吞噬將
十一萬浮額盡為刊減或將此十一萬均派糧輕各府如各
府爭執不從請倣舊制狹鄉徙寬鄉之法^某等情願以糧十
石換贛州南安各府二石三石庶足以塞其口而服其心乞擴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天地父母之心甦火熱水深之累萬世賴固版圖子孫世為
臣僕矣為此具呈者順治二年 月日呈
黃鼎葵沈浮始末云順治九年壬辰

世祖章皇帝臨軒召各省覲臣畢集而詢其所轄郡縣有大利
大害累朝未興未革者咸口奏江西覲臣莊公祖應會安
公祖世鼎遂以瑞州糧一石偽漢作貳石證明沿而不改
事聞

世祖章皇帝惻然遽命二臣退而補疏批行疏上浮額糧十萬
石一朝獲免所可嘆者上高志載糧數元與明不同未載

其所以不同之故然元官民糧共二萬四千八百九十二石有奇明官民糧通筭共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有奇一石作二石徵明甚及部文到司司取府誌驗報高安乃出其正德十年高安鄉紳胡公鎮等所重修府志以進其誌載元額於上高則縣志所載官民糧二萬四千八百九十二石有奇加爲三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有奇於新昌則官民糧若干加爲若干視上高又多夫上新加高安減可知矣乃郡得府誌遂不俟縣志到而遽以報司司據府報部部據司以聞遂蒙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論上高僞漢一石作二石征

國朝作一石七斗減新昌僞漢一石作二石征

國朝作一石六斗減夫以事理論之僞漢一石作二石征瑞州三縣必無異同何以高安多於上高上高多於新昌以事實論之高安田一則科糧減後一畝止糧四升有奇上高田四則科糧通筭減後一畝糧尙八升有奇高安糧一石減後租額穀三十石以上四十石以下上高糧一石減後租額尙不及二十石十五石新昌亦然且高安所進府志重修於正德十年而上高縣志重修於嘉靖三十三年

相去纔四十年豈有府誌重修而不取縣志對驗縣志重修而不取府誌對驗者乎上高志載新昌志不載上高志僞上新志載概同高安不載僞當誰屬哉然沾惠雖殊而我

國家沛前朝未有之恩

仁覆如天筠民之食其澤者當頂祝於無既矣

蠲免疏一

江西撫臣董謹

奏爲民人罹災已極田畝荒缺過多備述慘苦情形亟請題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豁以救荒亡事據布政使劉詳稱據南昌府詳稱據寧州申

稱士民徐淮等具呈

云

該寧州知州徐永齡看得

云

該

本府知府周士璿看得

云

等情又據瑞州府詳稱據上高

縣申稱爲泣陳疲邑逃絕之慘急救殘黎焚溺之災懇乞詳

豁以拯流離以保危疆事內開據鄉紳聶煒游以義游鏊等

貢生簡仲黃棡曹崑等舉人李凌漢况文英劉應騰等生員

鄭燃潘杰沈日升趙應對王鼎堅黃佐等鄉耆楊可搜等經

里况榮孫等連名狀呈前事內稱有民則有土有土則有賦

無食則民無所依無民則賦無所出上高地居山麓田土砂

磧不禁旱潦兼以兵戈蹂躪戶口凋殘有不可勝言者從前
荷上臺愛養多方招徠哀鴻稍集一切正供猶可設法輸將
不意康熙八九兩年又遭旱魃爲虐馮夷四布籽粒無收滿
目鳩形已屬難支最慘者康熙十年春末夏初霪雨連綿瘟
疫較重夏秋亢旱瘡痍交侵可憐家家聞啼哭之聲處處抱
死屍之骨路無行人村絕煙火或一畝而四五甲者或二三
甲者甚有畝甲逃絕而空存版籍者一片荒涼通邑空虛殆
有不可聞者矣某等情切水火懇恩賜題豁免俾熒熒子遺
出湯火而濯清泉等情到縣據此該署縣事本府同知金懷
玉看得國家定惟正之供小民効輸將之誼然必地闢民聚
而後賦足額盈未有民逃而地不荒地荒而賦不逋者也上
高地居山麓田地磽确又兼年來旱潦頻仍災青迭見迨至
康熙十年夏秋之交不惟奇旱絕粒無收又且瘟痢交乘人
民死逃幾盡現今如黃村土橋馬嶺將軍廟等處四十里人
烟斷絕幾百村雞犬無聞今查本縣一百六十七畝無畝不
有逃甲無甲不有逃民以致拋荒田地共六百三十七頃畝
零逃亡人民共五百零一戶計缺額條銀三千九十餘兩漕
米缺徵二千三百餘石是死亡者旣無九轉之丹缺額者又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六

乏點金之術卑職焚心拊胸惟有搔首而問青天今據士民紛紛立庭情詞急切既不敢爲今日地方隱諱又不能爲後日地方包賠除逃故缺額丁口見在審除另冊造報外合就造具荒蕪細冊申請詳轉題蠲俾未死未逃之殘黎得免包賠之累庶不致於他徙矣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知府劉登科看得上一縣地處山谷土性砂磧卽歲當大有計一歲之耕穫猶不足完一歲之正供一遇旱潦則顆粒無收窮民實難堪命自康熙八九兩年連遭水旱之後更加康熙十年夏秋酷旱徧地赤烈五穀絕種又兼瘟疫四佈家家傳染以致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致餓殍盈於道路燐骨遍於郊原我心匪石寧不爲之痛哭流涕乎且民逃則田荒田荒則賦缺今若問之同里同甲是已逃者不能使其復歸現在者勢必相率而去貽害於國計民生豈淺鮮哉今據該縣具造逃絕清冊詳報前來卑府雖愛民有心而點金無術合爲亟請轉詳題免庶未死未逃之子遺可解倒懸矣

云

又據吉安府詳稱據廬陵申稱進士

賀世封等具呈

云

該廬陵縣知縣于藻看得

云

據吉水

縣申稱據衿民李雲音等具呈

云

該吉水縣知縣王雅看

得

云

該本府知府郭景昌看得

云

各准督糧道咨移南

南九江二衛屯田荒蕪據九江南昌兩府申詳

云

本道覆

核

云

各等情該布政使劉捷看得江右土瘠民貧兼以兵

燹之後人逃田荒賦稅缺額殘壞已極迨順治十八年以來地方各官設法招徠多方撫綏雖元氣尙未全復而熒熒子遺猶能勉強支持及至康熙八九兩年災害頻仍饑饉洊臻竭力補苴官民已屬難堪不意至康熙十年非常大旱夏秋絕無滴雨顆粒無收瘟疫流行死徙逃亡有數村斷烟火者有數十里杳無人行者有百里荆榛滿目黃萎者如此情狀目擊心傷如南昌之寧州瑞州之上高吉安之廬陵吉水此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四州縣併南九江二衛真有鄭圖難繪者若不急爲拯救則已逃之人不可招徠而未死未逃之人爲缺賦牽累勢必盡逃盡死前已備將各州縣詳報慘苦情形通報在案奉院疊駁嚴查行據各該府回稱實因旱疫交侵死亡過半以致拋荒俱經勘實備造荒絕頃畝冊結詳報到司至各州縣逃荒丁口據稱現在清審除另冊開報外相應據實轉詳伏乞憲臺軫念凋殘至極爲民速

題請

命庶未逃之人不致盡逃而未荒之田不致盡荒矣等因到臣

該江西巡撫臣董看得江省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縣南昌九江兩衛據布政使詳稱康熙八九兩年荒旱更兼康熙十年旱魃異常繼以瘟疫交侵人民死逃田土多荒詳報到臣臣駁查再四今據回稱實因旱疫死逃以致田荒丁缺取具各該府親詣踏勘的確荒畝冊結前來除將冊結揭送戶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總督臣麻勒吉合詞具疏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旨該部議奏欽此

蠲免疏二

戶部覆

奏臣等查先經該巡撫董於地方做壞案內題報寧州上等州縣人民死徙田地拋荒現行各該府確勘另案題蠲臣部以應俟題到之日核議等因在案今據該撫疏稱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縣併南九二衛因康熙八九兩年荒旱更兼康熙十年旱魃異常繼以瘟疫交侵人民死逃田土多荒取具各該府親勘的確冊結會同該督具題前來查冊開寧

州上高等四州縣荒蕪田地塘共四千九百三頃六十六畝
零應免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兩六錢零米二萬四百二石三
斗零又南昌九江衛共荒蕪田地五百二十九頃三十二畝
零應免銀四千一百七十五兩三錢該撫疏稱實因瘟疫死
徙以致田荒丁缺取結具題查該省節年錢糧俱係全完卽
康熙八九年該撫題報被災臣部俱照分數覆准其蠲免
在案今該撫雖稱田荒丁缺未經親身踏勘事關豁免錢糧
不便遽議相應請

勅該撫減從親行踏勘明白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六月初七日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具

題本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

蠲免疏三

江西巡撫臣董謹

奏爲人民罹災已極等事竊照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縣
以及南九二衛荒田奉部覆

勅臣親馳踏勘臣欽遵減從親往勘實廬陵縣共荒田一千三
百四頃六十一畝零吉水縣共荒田一千六十七頃六十一

畝零上高縣共荒田地塘六百三十七頃零寧州共荒田地塘一千八百九十四頃四十二畝零南昌前左衛共荒屯田地一百五十四頃四十四畝零九江衛共荒屯田地三百七十四頃八十八畝零並無虛捏情弊至荒田細數清冊先據藩司造報業已送戶部在案臣謹具疏伏乞

皇上睿鑒閏七月十九日

題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蠲免疏四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三

戶部覆

奏臣等查得先經該撫題稱寧州上高等四州縣併南昌九江二衛因康熙八九十年荒旱異常繼以瘟痢交侵以致田荒丁缺將荒蕪田地數目造冊

題請豁免臣部以該撫未經親身踏勘不便遽議請

勅該撫減從親行踏勘明白具題今據該撫疏稱親往勘實並無虛捏情弊等因題覆前來查廬陵等州縣衛既經該撫親行踏勘並無情弊其荒缺錢糧應准豁免將免過銀米項數目造冊報部仍出示曉諭務使小民得沾實惠如有濫徵

情弊聽該督撫指名題叅至荒蕪田地相應請

勅該撫速行設法招墾可也九月初八日

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詳請蠲免文附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畢宿爲謹陳地方苦楚伏候加意蠲
緩以撫孑遺以奠殘疆事照得上高縣土瘠民貧山童水涸
係江省首疲之邑與萬載新喻接界視高安新昌迥乎不同
自昔已然於今爲甚况寇兵踵至繼以旱潦疊臻一死於鋒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刃再死於饑寒而人民零落已死過半止剩一二士衿撐持
荒土奈何瘟疫復行死亡不可勝計也田土荒蕪人民稀少
此固年來積苦新吏不敢再瀆唯有最傷心者今春淫雨爲
災害麥爛秧人人絕食戶戶無煙本地鄉城遍覓顆粒以救
殘喘不可復得間有肩挑所來異境貸賣之米似爲饑民續
命之膏然米一斗價銀一兩五錢雖素封之家亦覺金盡而
糧空乃殘孑苦民囊無半點買賣何從僅有見米徒悲吞聲
待死而已至於剪青草以救饑腸酌白水以療枵腹負妻投
水棄子遠逃種種不可枚舉其一二未死之士衿及邛壑孑

遺之子女幸遇南昌朱販戶券借粗米得以不死然借米二升定議還稻一石此時救死不贍奚暇再權子母及今秋成稻熟而救死情深取償甚迫是一戶所收之稻又不足以還一時所借之米場圃既盡口腹遂空士衿貧字仍復不能克饑矣子女投梭仍復不能宿飽矣逃亡在外仍復不能歸耕矣卑職受事茲土甫入境而街居鋪戶落落如晨星之散及登堂而衙門護從蕭蕭若秋葉之飄草木盡擁城市房舍皆成瓦礫五更寥落無報曉之雞聲百里荒涼乏守村之犬吠是目擊固爲傷心卽耳聞亦應墮淚聞有妻難望夫之歸而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五

孤鸞泣去聞有父難得子之養而舐犢徒嗟聞有折棟樑以給炊爨而炊爨苦於無米聞有挈田地以付耕種而耕種苦於無人是向也徵比尙在窮民而今則窮民何所矣是向也遺負尙有遺田而今則遺田誰受矣哀泣連聲哀辭盈案無時不訴啼號之苦無日不警嘯聚之虞卑職惴惴莫知所措伏查各年錢糧委係緊急軍需敢不竭力催徵亟圖完解恐法梗民疲威施莫受案查一二年止得一二分三年所完一分不足至今四年已終尙未徵及些微夫豈前任印官怠惰使然卽就七月南昌經歷委署言之歷任三月正當秋成易

於完納之時經廳嚴刑峻法無所不至日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僅追完數百餘金值今殘年百姓艱苦倍甚卑職若不加意撫綏百姓棄產逃竄自不必言而來歲收成一無所望卑職日夜焦思救荒無計前奉司頒檄內開部覆院疏奉恩旨仍聽兩臺再行確查果係顆粒無收者方准全蠲煌煌部議敖邑有生只今三年錢糧已沐

蠲免該年應納正項理宜遵解第念上高疲邑荒蕪無餘逃亡殆盡此時有骨可敲無肉可割欲以一歲而供三歲之賦此萬萬不能之事也懇祈憲臺重念殘黎聽從部議將二三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六

年錢糧或賜

題蠲或賜寬緩至現年錢糧委曲勸輸隨征隨解從容片刻之徵輸優裕百年之休養卑職幸甚地方幸甚順治四年

月 日 此文值有省變未經具題

附 詳請開豁荒糧稟

署瑞州府知府瑞州府同知蔣允修謹稟竊思卑職仰蒙憲臺恩植五載捐軀難報犬馬私誠惟有焚祝茲具稟者竊念服官原以爲民雖位處閒曹未便越俎而地方疾苦有所聞見固不敢不上達也如上高歷來荒累通省共聞卑職前詣

該縣徵比積欠告荒者蜂擁而來不忍目覩思欲備呈情狀
恐干

新例之嚴未敢冒昧披瀝茲捧憲牌親勘真千古隆遇卑職
有不敢不稟者除該縣今夏被災水旱踵至另具詳報外惟
照上高土瘠民貧江右稱最前朝至今從來舊矣自大清定
鼎而天塌賊橫殺於賊殺於兵死亡殆半續遭丁亥奇荒死
於病死於饑溝壑爲填嗟此民命生全無幾由是膏腴鞠爲
豐草村落悉屬叢林極目無煙徧成虎穴惟藉牧斯土者多
方撫救庶幾少甦餘息何丈量之令屢下不遵履畝清查編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七

審之檄倍嚴冊籍猶然依舊

朝廷未始禁其報荒乃荆榛遍野邀

恩蠲豁者未及十之一二而逃絕仍坐虛賠

功令亦嘗責之開墾復紙筆爲功列數上達者又盡托空文
將陞科更多重累卑職五年來仰見憲臺爲

國恤民時厯饑溺何司牧絕無仰體致民隱不能上聞其歷
來贖上罔民之弊踵襲成風一朝摘發卑職似不應言然憲
德如天保民猶赤廣詢利害不次頒行見聞既確奚敢仍蹈
愆尤以干斧鉞卑職又有不敢不言者且也邸報有部院差

遣大臣之議雖未奉行嗣後亦所不測儻經巡歷必致扳轅禍貽匪小卑職又不得不言矣查上高額立五區每區或三四十畝不等每畝分十甲通例皆然其如有畝名而無克甲之人者比比矣隨詢其故據稱故明萬歷年間舊戶也名曰久絕甲絕矣糧從何來丁虛矣賦從何出卑職逐一按冊詳求有畝止有一二甲充應者餘盡逃亡亦有四五甲充應者餘稱久絕且有畝而無甲有甲而無人致里甲空懸數十戶之丁男已絕因有戶眾流亡數十戶之鈔串獨肩求其全區全畝全甲全戶者不可復得鳩形鵠面殘疾疲癯睹之慘目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

聞亦傷心皆緣向來縣令日事招流遍給免舊徵新之

恩詔總爲掩耳盜鈴故一官卸事逃竄紛紜新任牌招哀鴻復集民跡去畱類如蓬轉猶賴憲恩遇水旱連歲報災以蘇殘喘否則流離載道不識作何狀矣

聖明世奚堪是乎卑職代庖似無民社之任仰承憲德恤民至意不敢少有顧忌如以職言非謬叩請憲臺拯溺救焚擇委能員詣縣遍將上高境地沿鄉親丈某區某畝某甲字號久荒田若干挨號清書分別荒熟二冊併將各區畝甲照前例編審清查某甲戶現在人丁若干丁某甲糧現在熟糧若

千石概將久絕人丁久荒糧數盡行開豁或數戶而合一戶
或數甲而併一甲或數畝而集一畝另將絕丁荒糧彙立一
區毋入現在人戶滋累如是則暫歸之民不復思竄將見外
逃者聞風踵至未絕者生齒漸繁庶數年開墾可濟國儲矣
現蒙憲駕親臨目擊荒蕪情狀或俟清荒編審之後再懇憲
恩施起死回生之澤概賜

題請邀

恩除豁則敖邑殘黎出諸湯火萬年永戴家誦戶祝世世不謏
在斯舉也至現年協兵二餉卑職絕力督追奚敢蹈遲誤之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奏疏

三九

罪此係地方情形卑職不揣負罪披瀝伏候 憲裁爲此具

稟須至稟者康熙七年 月 日

記一

宋

建儒學記

蘇轍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約之膠庠示之詩書禮樂
採而熟之旣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母兄弟故三代之
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
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也速然考其事非獨
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
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四

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從容禮樂之中未常以力加其民民
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所以藏身如此其固後世益衰漢唐
之際廢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
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
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絃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
子愛人而不害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屬邑介於山林之間無學以詔民縣令
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道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

教之也亦相率出力以繼其事不踰年而學以具莫官有堂
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於
是李君之政不苟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務李君喜學之
成而樂民之不倦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
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民者非復世俗之
吏也故爲書其事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

題名記

知縣 鄭師尹 括蒼人

上高縣在漢爲上蔡在晉爲望蔡南唐改今名屬筠陽其來
遠矣其爲邑者姓氏未之有異余始至疑其闕文邑長者爲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聖

余言吾邑素號難治仕者往往不樂蒞此土一時攝事苟簡
視官府如傳舍莫暇其名之紀余叩其所以然曰吾邑踞高
安上游土地磽确高田居大半雨暘稍愆他邑未之害而此
民告病矣故雖豐歲而食不兼餽邑之戶萬二千有奇而產
之上中者百不四五餘實貧民故緩急無所賴若無名之供
未暇悉數大者如兩縣土兵屬自高安來徙衣廩悉取於縣
往者漕臺因民言閱實歲計出入所不足者爲錢五百萬蠲
放逋負不與焉今之論邑之難易者必曰財計論財計之豐
儉者必曰民力吾邑民貧財匱調度滋廣若此又孰肯舍其

所易而卽其所難也是以數十年間類非正員無足怪者余聞之憮然長者徐曰以一邑之賦資一邑之用常惴惴然有不足之嘆夫豈獨土瘠民貧之故無乃賦歛之弗入歟姦欺之不察與抑亦政事之弗修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上高布縷粟米之征止有此數善爲政者知足也風俗可歸厚也教化可復行也運天下之道不過此耳况一邑乎余爲之歛衽肅容旣而佩服其言久則益信而不疑及其將更也深慮夫遠者之不傳來者之不屑也於是旁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望

搜遠取僅得五十二人併書所聞以識之

浮虹橋記

知縣馮椅都昌人

橋曰浮虹循舊名也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萬載發源合新昌水於兩間下走高安湖廣商旅之所經者保之期會并邑之聘問有無之懋遷舉此問津無所濟者則病涉之嘆作昔造舟爲梁命曰通濟嘉定改元令尹趙君伉夫剔敝取新侈其壯也越是年辛未夏瀑漲浸壞以沉蓋有溺焉者顧暫不得展布屬守宰更新上下方棘於財租入必藏則爰立乃倉釋奠有期則爰修乃學館賓無所則爰繕乃驛緒如纁繭

焉得力而給諸謀之鄱陽馬君樸慨然領其事稽趙君故籍
得浮屠氏優婆塞以董之召父老諭士民而相之度材鳩工
經始於六月甲申越九十日癸酉梁成爲舟二十舟率四丈
有四尺兩舟相距率二丈有二尺有半廣丈有六尺有奇籍
以枋視其廣維以索視其長舟兩端爲茺防風雨之浸淫也
方隅爲闌約車馬之失墜也丹雘以塗之粉白以章之炤映
炳明如幻如畫遂爲一邑之奇觀人物會通氣象融結名實
不浮士女填滿聚觀以樂旣奏功俄有曳杖而歌曰枉施朱
兮畫駢舟蝮蝮衡兮貫申流不塞裳兮不濡軌盍行歌兮來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三

遊少焉有舟出於磐石之間倚聲而歌若和者焉清越而長
如出於雲間試聽之若曰南瀕北岸兮煙水闊蜺露背兮浴
明月敖仙跨鶴兮觀厥成吹玉笛兮渡林樾又歌曰了事兮
癡兒不日兮成之攜手兮同歸邦人兮所思予顧謂馬君曰
予二人代庖於此輒冒焉舉行今也幸而集一不集貽笑罔
極非癡與馬君曰不爲亭榭遊觀而施實德於民豈不賢於
濟溱洧以乘輿者哉使天下吏皆癡則事亦無不輯者矣予
感其言故爲書諭來者馬君年未冠亞里選由大學始得一
官方將有爲於豈予老矣卜築林下欲歸而未能者也

敖仙驛記

知縣 張次賢 僊居人

驛名敖仙取邑之勝概也縣治之北去數里一峯巍然圖志所傳有敖真人修煉其上敖仙之名蓋本諸此是名之立不知其幾年傳之於今實重改易蓋上高僻在一隅道非水陸之衝豈惟過客稀簡而部使者臨案考之前時十數年間僅或一到以故驛舍凡前後官於是者每每視爲不切少所經意自紹熙癸丑鄭君師尹葺理之後厯歲浸久棟宇欹傾若將壓焉予來是邑惟職是勉調一事不理皆令之責興起廢墜稍葺罅漏隨力舉置不一而足顧是役未集念不去心雖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四

縣計迫蹙日告不給而樽節調度決意經營環視內外惟廳事尙可支持特因其舊而飾之其餘若門若堂曰庖曰漏與夫兩廡吏直之舍一切更新非復舊觀至若竹木磚瓦工匠力役悉從市置分毫無擾蓋平時所自計度不敢輒以煩民是役甫就忽常平使者循行此來遂有憇息之所官吏得逃曠責不然駟駱之駕載馳而無以處之則闕典爲甚寧不知有愧故予樂其役之成適濟邑事之闕人亦躉之於是爲之記

流化亭記

縣尉 陳有聲 福建長
進士 樂人

邑有令古子男職也宣上之化而達於民惟令爲最親自學道愛人之意不傳治邑者言政而不言化搏擊先於惠養撫字拙於催科鉤距者巧於術附益者殉於財其間豈弟君子有志於化導其民者謹曰迂濶而不切於事由是民不覲德俗化亦薄而頑者肆焉上高筠外邑僻且陋民之頑而不馴者間有之漸靡然也值邑闕令吏緣爲奸歲以不登公私罄竭文移星火上下煎迫欲民之馴於禮豈不難哉天台張公豈弟君子也辛未之冬來尹茲邑顧民之未從欲以治也不忿民於頑乃慨然興念曰化之不下流令之責也民之不若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五

於化豈民漸舊染不可訓誨與習於陋化之趨於文怙於頑化之返於朴使民心無可化之理吾不彊擾其所難苟其陋可移其頑可馴民吾子也父母之於子豈以其難而遂已乎一之日察俗蠹二之日訪民瘼三之日窮吏奸凡害可去廢可興已審所先後次第矣越明年而歲豐訟簡公亦知民之狎其意而期於化也乃以政事餘閒覽觀臨流之勝訪古道院舊址而築亭江之隅扁其名曰流化力不窮民財不蠹官材木不趣而辦工役不亟而來賓友觴豆之樂設焉水陸舟車之觀湊焉至於面山瞰流晨光夕香浮虹綵鷁左右映帶

又有若天造神設而與境會者於是邑之僚佐訢然相告曰
斯亭也道院之舊而今興之臨流之勝而今得之使吾暇日
得休息乎此宴衍乎此繫公之賜也而所以揭斯名以表彰
乎斯亭之勝者盍相與繹其意乎今夫觸石之雲散而爲雨
其起膚寸其流至於膏液原野澤潤萬物而無不被穿石之
溜疏而爲泉其源濫觴其流至於瀾渺川澤洋溢淵海而不
可窺其津涯蓋其流也或決之其不流也或壅之耳今吾邑
之長宣上之化而達之於民使民信其長愜其意而相期於
化豈非有取於決其壅而導之者乎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化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三十六

之益而不自知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化之運而不自已也
苟優游而求之窮聖賢之所以化遡源流之所自出中庸大
德小德之義孟子上下同流之神皆由是沛然擴而充之豈
獨一邑之化而已哉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公之所以教吾民
者思極其至而亭之所扁稷太守寺丞周公大書之爲邦人
榮又足以託諸無窮之傳矣述其所以名以詔來者是烏可
已張公名次賢

濟川橋記

知縣

江

湘新昌人

上高市廛經涂修而緯縮蜀江貫乎中舊有浮梁翼然縣治

之西開禧乙酉邑宰趙公伉夫撤而新之扁曰浮虹嘉定丙子張公存增而葺之易名望仙歲月寢深材木多腐邑毗病涉相與怨嗟輿梁不成何以濟也攝邑者請於郡得敝舟十餘又創四艘益之凡費錢三十萬噫亦難矣然赤白漫漶罅隙漏疏曾未遺暮已矣余甫入境登橋瞻瞻凜乎若貫縣繩絕棧之險川潦犇逐繼復彌旬雨雪泥淖行者圍豚譁譁出出昏厲叫號一蹙不扶同羣魚鼈爲閶闔間一畏途夫赤子將入於井怵惕一念人均有之矧爲邑長於斯詎宜怱然一不動其心舍舊圖新寧安終日邑之耆老謹然而集曰橋鄉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七

對縣治家有贏委歲無淹蓄官府清閒文書簡省後徙於西偏西爲白虎宣靖而衝欲安得乎弗亟改圖禍未歇也余乃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定規模畧基址揀時曰鳩工徙期復舊昔之舊觀適承凋敝之餘力弗給也於是謀諸同僚諭諸邑士或殫其力役或協其資財有獻梁石之遺者若神駭而鬼輸有發麓巖之藏者若天墜而地出綿襪閎局一朝湊合意造物者陰相默扶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鳩工於仲春之適律若成於夏五之上澣比三舟而成一梁首尾二梁以四析之爲梁者十爲舟二十有八梁廣丈有四尺修四尋梁間相

去一丈跨四踴道凡四十有四廣三尺而修四鴻椎巨榘衡
亘於江翼以楯檻維以紉纒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往來刻刻
脫坎窞而蹈康莊矣兩厓石步襲甃密墩南陂陁而北磴疊
控引麗譙轄然無櫺凸者夷霍者補舳艫駢坐丹雘龜明江
水縹縈岳巒環拱石表對峙胎禽翔其顛新亭瞰流修鱗泳
其隈頰而睨之盤盤焉仰而跂之轟轟焉士女游觀目蕩魂
怡不自意錦谿勝概突兀眼前超涯截壑矩矱乃爾若夫巨
浸滔天綵蛻聯蜃乎神霄水退波澈黃龍幽潛乎深囿玉虬
浴甲晨光之杳靄也金蛇吐爛夜景之虛明也柳陰聚船荷
蕩搖櫂秋風砥瀾而釣緝垂朔雪縞空而蜚颿度一盼一睽
千趣萬態亦敖峰一奇觀也是役也公帑亡費民力不罷工
七旬而畢咸如其素非昔與數偶疇克爾邪

賓興莊記

江湘

筠州郡屬邑有三郡邑俱有學學俱有田獨上高田仰燥租
最薄罄一歲所入以廩職員粟猶弗給士爲病亦有年矣其
於鄉飲之容絃歌之音欲得而復聞也不亦難哉今寺簿婁
公紹聃來守此邦下車未幾垂意庠序士類作興邦俗從化
彬彬然有鄒魯之風越明年上高邑境有小刹曰寶雲二浮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吳

屠氏爭爲雄長憊心疲精累載鵲蚌公燭炤龜卜笑譚剖決
入其人廬其居籍其田繇郡及邑顓給養士費量步晦之廣
隘而劑量焉案租簿之多寡而分畫焉不偏不頗士氣鼓翮
噫公之見何其高且遠矣今釋氏之學徧天下瑤珠殫於莊
飾環材竭於輪奐矯陳禍福眩誘癡眩士大夫其有捐金粟
割膏腴以徼福田利益者至學廩虛士流散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其耳目亦可愧已公之是舉有三善焉折寺田弱異
教也毆緇徒懲惰民也廣學租勵士心也有是三者豈釋氏
罪福之說所能動搖耶竊嘗思之邑庠舊不養士糧有限也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四九

歲丁大比縣官捐已俸搏他用僅足以廩生員士試於鄉幸
與計階率三月聚糧然後能上春官今邑庠旣得田租之半
以之廩士則士之來學者養有餼以之貢士則士之與薦者
行有贍繇是而發策決科肩摩踵接以無負賢侯樂育勸駕
之美意其惠顧不溥哉夫學校者人材之所由出也合鄉之
秀民以教養之固將取材爲國家用也而可以薄待之乎賓
興賢能重其事也縣次續食優其禮也去古旣遠此意泯矣
公以厚待郡邑之士士之懷材抱藝者渾涵大造中寧有窮
已耶公之先正大公忠簡國公先生也以直道事寧宗爲岢

名臣家學源委有自來矣公以儒飾吏厘事愛民可紀固多而特於此舉尤見其識政體之本末有非常人所能及於是乎書迺若田晦租穀之數貢士規約之條則勒之碑陰云

修養濟院記

江 湘

夫民窮而無告者必有養此仁政先務也自井田壞王制廢細民窶夫始無以爲養蒙袂輯屨貿貿然轉乎溝壑不知其幾千萬人矣有道之士相視太息怵惕隱雖繇內心以生然養民有政廢缺弗修直譚河畫餅耳奚益哉邑有安養院舊在勝果寺前歲久頽圯窮眊失所依寺有田在下林厥壤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記

辛

腴邑胥狡謀得之轉而之他亦有年矣清祐改元春有以冒占來告者亟委邑佐趙君崇濞覈圖籍量步晦定租額選浮屠氏智顯顧任灑掃之責歛穀以贍其徒晨薌夕燈不懈益虔而又卜地寺旁辟基址剪蕪穢剏安養院一區中爲屋三間翼以兩廡挾以門屋啟閣有扉寢處有室烹饗有具外繚周垣總爲一門易名養濟民有殘疾者孤獨者矜寡者居養其中眠寺租歲入幾何析三之一以贍之不足則發縣廩以益之且聞於臺閫俾邑增其租非取贏也將以達國家愛養之仁宜廣不宜隘也纍纍窶甿舍勞而安轉餒而飽繼自今

庶有瘳乎客有難余曰韓昌黎舐排異端原道一篇至欲火書廬居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則惓惓焉今子盡歸浮屠氏沃壤僅以餘租之人分給四民之窮豈知所先後耶余應之曰韓子之欲去異端者思以處窮民也余之不去異端者資以養窮民也處之則有以歸養之則有以生一也一者何仁也君子亦仁而已奚必同客曰善廼刻其言以識寺壁淳祐改元辛丑記

不欺堂記

江 湘

余初治敖邑帑乏郡通積幾欲投劾自齋襍裝慨然曰志不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 記

五十一

求易事不避難昔人皆然廉敏歆盟彊自勗負事出於人之能爲者僅足揜瑕權制於人之不能爲者動輒掣肘扶菱起廢補罅苴漏越數月而稍有端緒曩遭鏹六萬緡今亡是矣有一日暇必一日葺疇不謂宜願墜身窮喆中訟牒裝懷埃埽眯日期程趣駛嘒葺旁午倥偬誼囂日弗暇他及獨念邑陋如斯艱於葺理失今弗圖後將愈艱祭社有壇撤蠹寓而易之歲祀事也化龍有橋闢舊達以通之作士氣也浮梁摧壓涉者病焉爲之新舟梁表柱朽蝕見者莞焉爲之增華表濟川橋北頰瞰清流又著小亭扁曰鏡清以便游觀望京門

東磴衍險傾呀爲石竇復號山湖以濟車徒之往來諸廢粗
舉罔匪爲民室處卑陋奚暇顧耶治事之所有正廳霖淖則
蓋而殿西之偏曰槐堂亭廡下陋日未及晡赫炎當窗東有
隙地與粟庾爲比劃然闔明架堂宅中可以治文書可以肅
賓旅先是縣治東南隄流化有亭頽垣欹戶斷柝委堦雄棟
鉅梁鷖有其儔撤亭爲室僉曰可哉乃召匠氏授以程度定
新址襲舊礎遷移榦植恢直規制橫八楹縱八楹怒桶蚪蚪
層櫺牙牙戟軒前峙蜚欄高驤階容步武楹容揖遜屏容坐
息複廊纒迴謬門華邃頽楹聖壁不侈不陋斯夕視事鴈鷺
而行抱牘而前儀型俱稱公餘掃漑庭除燠香靜坐萬境軒
豁乃九月中浣克成耆老謹躍以叙而賀曰吾儕生長是邑
目擊茲堂凡五遷矣而今始定豈廢興固有數耶旣賀而請
名余曰令秩雖卑民社攸寄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者
幾何人哉子賤治單父民感而不忍欺國僑治鄭民敬而不
能欺西門豹治鄴民畏而不敢欺理政有粹駁則功化有淺
深均之爲不欺也作幹事之稱首貽牧民之楷範汪洋古今
輝焯圖史余竊慕之盍以不欺名堂乎耆老又曰懿哉令尹
之名堂也豈徒以媿名夸詡眾庶哉字吐之要惟誠與信而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五三

已金石至堅也誠可通豚魚至微也信可及矧人爲萬物之靈乎謂世降俗訛民心難以感化者欺人也謂心正意誠民心未必從化者自欺也前乎宰敖者奚止一令皆誠且信也雖不求不欺於人人其忍欺乎不皆誠且信也求人不欺而人固能欺責人不欺而人固敢欺矣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是也況一邑乎余曰俞因識於壁以自箴焉嘉熙己亥十月日記

重修城關記

江湘

上高古巖邑也城週五里蜀水中亘舊爲關齊四分峙水南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三

北所以嚴內外譏出入也綿襪遐邇俶俶歲月漫弗可考者老相傳四關不修且壞垂六十載矣榛莽荒穢瓦壤翳積涉其境如逐坳埜闔其市如卽虛會憧憧往來蕩亡限制觀瞻弗肅何以讐奸心銷亂萌哉余始領邑顧瞻咨嗟襟抱虧疎風氣宣洩邑居弗寧宜也司關掌節以聯門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五三載籍維見可觀邑雖陜陋非一關市比也規規四門爲邦之鄒庸可已乎顧積做轆轉材不足塞職墜典廢基循序搜舉乃召墁斲板榦陶飯甃夷菴蕞諏訪遺址恢拓而鼎新之水南舊有二門南曰望京望者言歧而望之也

今以朝京爲名取楊誠齋所謂筠陽舊是朝天路也西曰宣風風者言風以動之也今以宣化爲名取董賢良策所謂承流宣化也水北二門以次而作東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由禮賢鄉出取尊賢貴德之義也北曰宜豐易新名也壤與宜豐境接取時和歲稔之旨也四門旣立翬飛翼張弗陋弗奢凝然在望矗重檐以呀赫啟翼扉之瀕洞疑兮峩峩巨鰲戴仙島而游渤澥劃兮煌煌燭龍銜靈耀而炤崑崙內則街衢洞達閭閻弦直旁則邏房置卒巡徼有常啟以管鑰守以鍵牝氣脉屬聯寇偷屏息於是上高防有大邑通都氣象旅出於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五

途賈列于肆一灑疇昔卑陋之舊習矣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洞然八荒皆在我闔盜賊矯攘而弗作外戶而弗閉是爲大同大道旣隱之爲町畦城郭溝池以爲固是謂小康噫可以觀世變矣然天下之事凡出於理之所當然者不容漠然不加之意也今夫立爲宮室通爲閭閻限爲闕繚爲垣而內固以局鑄人有宅於都者皆然非因穿窬之爲盜而爲之也由家推之鄉由鄉推之國由國推之天下一也門成姑記興廢之由以諗來者若夫挈楹計工夸詡江山拱挹之勝則非爲闕本意故不書

慶芝堂記

邑令 李公彥 臨川人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均一氣也人特秀而靈者故其吉凶禍福善惡妖祥各以類至應疾桴鼓不可誣也上高之西距邑八十里大觀二年六月二十有五有靈芝生陳氏之圃會之得二三十本朱莖黃英爛然交錯敷舒炳煥端如雲霞之態心雖善繪象不能圖也宗族閭里奔走以賀穎川生不敢有上之邑曰縣大夫以仁惠慈愛之政涵養一邦殆其瑞也令聞而辭上之郡曰刺史以忠和愷悌之政風動千里此其應歟太守不自以為私上之朝廷歌誦天子之德為太平之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五

佳祥上方躬道德以惇信厚退託謙遜抑而不受若曰陰陽至和之氣薰陶生植之自然耶余聞曰吉凶之報豈偶然哉此乃崇寧睿主追述先烈以孝理天下筠之守令承宣風教達之民而不壅陳氏能從上之化以孝行卓出鄉閭問此芝所以為國家祥為郡邑瑞為陳氏慶一也陳氏名彥輔學為儒者也少能沈靜有守孝友嫻睦為眾所推服父名遠隱醫雖無志於學而慈愛禮遜出於天性能周人之急施貧窮上下百里間以砭劑活死者不可計四方士來者咸食之門下累月不厭真可尚也圃中有堂名慶芝求記其事余固樂道

人之善於是乎書

蒙巖禱雨二洞記

蔡大年新昌人

蒙山距上高邑治之南四十里界乎山之巔有二石洞相望數百步許人以上下洞名之圖牒無傳而父老言唐故道明禪師遇蒙則止之地也人世祠其洞以禱雨應若桴鼓往往旁近郡邑咸奉祀焉三年夏旱甚七月己巳縣大夫臨川李侯惻然疚懷乃虔恭帥僚屬祈之洞中還雨及郭雷電交至自晡雨至夜半平地水盈尺已而霈澤彌旬遠近沾被歲得中熟越明年夏復亢陽六月戊子侯復與吏民步禱祠下是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二十六

日也雲物之變不減先歲夜分乃雨己丑越辛卯大雨三日而止於是一境歡呼相與動色而山中之人皆欲紀其異且以予從侯游此山而得其詳也乃謁予記焉惟茲山穹窿崔巍去平地不知其幾百尺也巖深谷幽壁立千仞而洞之邃深又不知其幾百里也上洞不可遊歷玉沼當戶泓澄紺碧臨其旁肌體生粟不可俯睨而矚惟下洞舒豁可具燭以遊故好事者得寓目其間自洞戶而趨直石室焉縱廣可十尺循石室之東有洌泉焉其音琮琤若漱鳴玉凡祈雨者必酌載瓶缶以歸謂爲聖水由泉之兩間或陟或降崖斷而更續

路窮而忽通仰而望之磬石隱然有似仙蛻其上者佛髻纍纍可數則謂之羅漢坐是也又有巨石屹立巖間疑若上下無所附麗視之使人凜凜畏其將仆則謂之無根石是也客凡至者悉棲息其上最後有看經石臺者其平如砥獅子石者其攫如生復有石鹽石果之類千態萬狀不可殫名雲烟蔥籠今古一色吁是真仙靈之所窟宅者耶不然何以感格精神指揮風雲若是其速也先是大夫之始至執祀事也神靈顧答變化尤夥修蟒伏其前而若相迎仙鼠飛其內而爲之前導觀者贊嘆以手加額然而近於語怪故不盡談耳大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二十七

夫行將上其事郡國以紀山泉之靈矣因書聖境之大概所以感雨之迹如此使後來者有考焉大觀四年七月戊戌宜豐蔡大年記

雲藍橋記

張楠

上高招提八十餘區惟蒙山聖濟蔚號名藍前瞰流水甃石爲梁普度往來鞏固雄甚余傳聞舊矣因平田託宿遂獲觀賞其上首齋公戒行修潔理性通悟言論灑落殆邑緇之白眉者也且見語曰此山絕嶺有二洞乃神靈窟宅每雲氣滂然出焉則是境必雨遇歲旱官吏祈禱應不旋踵故四方遠

近占雨暘者雖他山環列獨望此山雲氣之隱見以爲信茲欲以雲名橋而願記之可乎余答曰善哉以名藍雲氣之異而石橋跨前然則揭名雲藍橋乎出信制義爲雅稱矣昔唐永州境有袁家塌由塌而西南得石渠由石渠西北下得石澗民皆橋其上亦無甚奇詭也文人柳子厚尙記之夸示來許矧茲勝概可無紀耶故作數字以叙其實云

重修門樓記

刑部侍郎
諡文肅 章 穎 新喻人

瑞州屬邑曰上高得賢宰張侯名次賢以嘉定四年來知縣事吾聞張侯之來斯邑也以儒道得民以經術節吏不陋其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五

邑不鄙其民寬不至於弛嚴不至於苛一年而民安之二年而民歌之三年而其政成矣於是乎繕修之議起焉不於燕處而致丹雘之飾也不於遊觀而興土木之工也獨於縣之門因樓之舊而新之樓自紹興十有三載謝從事安行重建已七十餘年朽將歷矣侯之來也首以此存之心而未暇舉曰信吾令所當先也令之未信何以行吾政曰裕吾民所當先也民之未裕何以施吾教上高實望縣東北距州百餘里南與吾邑接日聞賢侯之政聲樓成函書來告而求記之穎竊謂官無崇卑皆可以行其志事無小大皆可以觀其政昔

者衛經戴公之時齊侯與之門材宋人伐鄭取其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是皆假力於他人取材於他國侯則無是也侯固嘗思之而得之矣初則憚勞久將重費詔書具存炳若日星昔者官宇間架之數去之日載之於卷法度森嚴至今人猶能言之侯之於此其思之也熟矣又况百里之地古子男之國有民有社宮室之隆殺塗墍之修廣皆有數度門爲一邑之輻輳樓爲一門之冠冕其可忽諸始工於今年之六月畢工於八月之中浣遠近士民莫不交口稱贊益知官府之尊嚴復見大平之氣象云嘉定七年九月日記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五九

重修縣治門廊記

縣丞朱邁

上高縣治公宇之定知幾年矣規樞粗爲具體嘉定甲戌侍講正言張公之爲宰也更新縣樓輪奐翬飛始爲壯觀然一樓之外大抵歲月寢久日就敝陋門廡吏舍又其尤者竹椽蠹腐瓦礫飄墮傾欹岌岌若將壓焉前人豈視爲傳舍而恬不加意哉益以財用煎熬期會逼迫朝不及夕若救頭然僅能支傾補罅徒苟目前語及草故鼎新則口喏然而置對嘉定戊寅孟陬長官趙公交筮視事卽慨然有意於此歎曰縣令乃親民之官縣宇乃近民之地今門廡傾壓如此何以聳

觀瞻重官府於是度其材量其用窒塞蠹源樽節浮費瓦石
竹木日積月累朞年而西廡成再朞而東廡備三年而門觀
巍峩煥然一新帑不加費民不知役是舉也不甚偉歟落成
有日召余記之公玉牒也名汝笈字景師寓居四明登丙辰
進士第今爲奉議郎嘉定丙辰臘月記

按嘉定以戊辰改元趙公以戊寅任上高三年序作丙

辰恐誤 道光林志跋

按記稱三年而門觀巍峩自戊寅數之三年適庚辰耳

宜作庚辰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六

元

正德書院記

許善勝

皇元以神武定天下江南賓附於今二十餘年矣天下日興
於文上恩深厚郡縣置學書院凡學田悉予士供其廩稍膳
饁立之師儒有縣教諭書院山長州郡正錄教授各道有提
舉總之以養以教勉勵敦勸之官相望家於儒者復之子弟
通一藝者復之身其大意將取材他日爲國家用也中原衣
冠京邑宦遊往往留意於詩書禮樂之事視學校爲先務凡
南方有學修舉競勸輒興之以爲政績故文治日以盛此蒙

山正德書院所由設也蒙山故冶官在宋中葉有白金發其
山民鑿山取之歲久益深匹夫荷鍤入深採礦鎔之輒得金
以故人富饒環山而處者胥靡之與居錢鑄之與稽苟山有
礦家有金豈復知天壤間有道德文物爲何味也哉甲戌歲
瑞守臣以地歸職方利自錙銖皆籍以聞朝廷設有司提舉
其事而冀人侯君孛蘭奚居是官始至慨然而嘆曰聖人有
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旣庶矣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茲
鄉不十室止旣庶以富惟利是嗜習與性成豈無忠信士生
焉俗實移人弗慮而圖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戾矣吾嘗讀書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李

人官使斯人見利不知義不可況爲吏當以制書從事可以
治官諉哉里有老儒就而謀曰吾將築精舍於是新斯人耳
日也眾曰幸甚則上其事於憲於省咸曰議是此文翁治蜀
意侯君踴躍興事割已俸爲之以至元辛卯冬設位清溪泖
越三年告成中設禮殿先聖南面四公侑坐祠祀諸賢兩
廡前殿三門又前爲櫺星門後爲講書堂翼以齋舍庖湏具
備而侯君去職又明年始建官而廬陵彭卿雲瑞陽鄒民則
鄒宗伯繼領學事協力紹功修廟貌造祭器招來學徒路總
管喬大中提舉陳以忠復嗣興之凡侯君欲爲未竟者以次

就緒會僕由翰林供奉來掌兩道學事二鄒君來言曰吾山
界臨江袁州二郡學在萬山間峯巒四合山水秀明真講習
勝地具片石久將從先生謀不朽焉僕聞而歎息曰嗟夫賢
哉侯君已非有督責又非通邑大都學校教化非其所職乃
能宣上德意慨然以興學爲事一指顧間扇煉化而絃歌畚
鍤儕於俎豆障利習之狂瀾起文風於日微賢哉侯君二三
君子善繼人志以底於成今衣冠鏘鏘頌聲洋洋固將鄉鄒
魯山龜蒙而水洙泗也顧不盛歎抑書院之額名曰正德諸
君子亦嘗致思已乎正德利用厚生蓋虞書三事昔有聖人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十一

曰堯憫一世不親不遜思所教之以正民德以爲民用之未
利民生之未厚是奚暇治禮義也於是命禹平水土稷播百
穀垂爲共工益作朕虞爲斯民計甚備命契爲司徒使教焉
孟子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振德之是已使生富且厚
用利而便恣其血氣之知耳目鼻口四肢之慾日日相尋於
無窮攘攘熙熙強凌弱眾暴寡以力相雄長堯雖聖人將不
能以治今吾與若而人相安於分義以生以養者果誰力哉
是德也天爲五氣人爲五性日用爲五教雖有智愚賢不肖
等殊自有生以有形氣稟拘前物欲蔽後二者相因沉酣不

悟得於天者始昏善復之則未嘗違也原於一念之隱發於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接各得其分而聖人之願塞矣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大聖學者望之如登天
然孟子接引後學以爲近在徐行後長之間然則學聖人之
道宜若無復難者今侯君與二三君子勗是學也豈以爲是
觀美譁衆要譽爲己之居游講習乎是有事乎聖人之所以
教脫畧利欲之凡近致心天理之高明於性分之固有職分
之當爲孳孳勉焉自盡其力求無愧於正德之名可也不然
誦堯行桀口夷齊躬盜跖學自學行自行奚其正吾爲山川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三

病諸吾黨之士觀斯額也循其名核其實登斯堂也切問而
近思真知而力行將見誦誥良材明德輩出此山也與白鹿
洞安定俱重豈非世道之福哉元延祐二年冬十一月承事
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許善勝記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孟
頴書

正德書院記

吳澄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孛蘭奚所創建也夫
荆揚貢金從古以然周官卅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
時蓋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

山跨瑞袁臨三郡之境固爲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近山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旦且惟利國是圖旣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衰衰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祇謁

先聖顧瞻憮然卽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堦除贅砌端好

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斛比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十四

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徒眾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者前龍興路學錄鄒民則也予嘗歎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遊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殆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

繫於教者焉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爲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姻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於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高安人寬易倜儻重義輕財嘗治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與客遊天京爲貴近所喜愛中旨來蒞是官先是官課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七

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爲言於當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而辦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責於己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正德書院記

進士姚雲高安人

蒙山界瑞袁臨三州寶藏興焉蓋天地精粹剛明之氣所融液也天生五材以足民用日用而能知者誰歟凡人稟金氣以生者其德爲義爲剛果爲明達爲好義之君子出爲世用可以正君定國敵愾卽戎顧辱於物之寶而賢之寶未著焉

何也嗟乎古之化民成俗者其必由學乎學者所以輔相裁成天地之德而立於正者也於是提舉陳侯以忠修學淑人
之意庶乎可以見天地之心矣先是有居是官者曰冀人侯
李蘭奚廉而賢不私貨利爰立書院以正德名鳩僦未卽功
去代爲是官者黷貨罔眾克罔熾然五縣爲炭救死不贍奚
暇學昔之渠渠者狐瞳蛾術之矣侯里人也官他州若疚於
懷亟走闕下言狀臣世冒國恩茲場隸也知空穴甚寶以民
成民本也地偏戶瘠固文母湯沐邑赤子也勿暴征便幸如
臣言卽課負毀家以輸在廷察其誠奏特命君當道者愼而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六

墨淫威敗謀侯欣然曰吾爲兩宮爭黔首代受炮烙之痛苟
以此獲戾願甘心焉旣蒞事悉行所言綏靖萬姓而常賦益
無缺於是知民富可以教大捐已貲修廢庠聚黨士立師焉
耆耄咸歎俊士奮勵交頌迭譽相率來告於鄉之老姚雲曰
興書院前此矣復興昉乎此其未復也敗屋如療人立灌莽
中烏睹所謂書院者哉今孔堂巍巍靈光冉冉室厦庖漏櫛
比以整講有堂燕有寢釋有門崇墉鍵筦以戒不虞五采煥
然毋汰官制其春秋裸瓚有容冠佩咸秩器服不假且曰是
不給於養者且益田聘壽俊可以爲師者必鄉評選悉草俗

學庶士知聖緒文統之傳者遠也吾徒州里之見也抑此事
非常有者例春秋宜特書子之文行遠矣乞一言通諸四方
可乎余不得辭乃告之曰人稟五行之精以生生以五精爲
用金四物之一備用而非爲寶也精氣爲物秀於物者爲人
人之生知者鮮矣未有不學而知困而學者學猶治也金不
治礦而已人不學樸而已聖賢非異治也因天地所生以養
民者聚之曰府因其所養道之以教爲事正德三事之綱領
也所以教也蒙之地近寶故民機巧而趨利鄙於陜阨故士
塞而忠其秉彛好德何可泯哉繼自今立先覺以覺後致多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七

聞直諒以輔仁廸其良知毋昏塾於利欲博以文禮毋浸漬
於固陋正大易理財之辭明大學爲利之義必有傑然出爲
世用者且乾具四德始元終貞貞元相推其行爲金爲義六
府地產也必格物致知立教之目四德天稟也必盡性知天
克學之極此古者門塾美化之所先非正義之君子孰察乎
此陳代爲著姓諸大父義氣廣交多致天下豪雋如齊諸田
魯朱家綠槐絃壺嚴泉螢雪事尙在長老之耳固吾舊遊也
今復能崇儒興化以接鄉人於道其源流遠矣傳曰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古有隱君子卻聘金

謝楚相畊於蒙山之陽者今庶幾猶有斯人乎吾安得友而共評之

正德書院田記

鄒民則 邑人

大哉教之感人深也嘗讀宋景文成都祠碑稱文翁治蜀肇開學校以詩書教人後宋高朕復能興完石室之祠二賢並列流風遺韻千載如新蒙山之學前提舉侯孛蘭奚創之觀復公重修之事雖同而實不同夫以成都之富饒二千石之氣勢興造學宮材力優贍命相如爲之師則有以教省財用更徭役則有以養是經久之制已寓於開創之初高朕繼之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六

不過與其廢以完之耳豈若正德之建功僅數椽學官無以養廉生徒無以供給纔踰兩紀上兩旁風蓋存乎賦於民者有定制貢於上者有定額雖欲修葺無所取材因循頽頽勢所必至非我公以咳唾萬金之意氣廓萬間庇寒之規模銳所急修成所未備八年之間始終不倦安能煥乎其更新巍乎其壯麗也不惟興學以美乎觀瞻必欲置田以資乎久遠捐貲不吝益務擴充好義之士李瑞卿李祥卿又能體承以成其美崇獎風厲具申上司而益孜孜焉新廟貌置祭田勸講以禮士課試以崇文作養人材以備選用凡可爲斯道計

者靡不留意其功固倍於高朕也民則初而倡開端之義既而效綱維之力今而覩翬飛之氣象喜增衍于膏腴致請于公立石詔後公曰教思無窮卽人心之碑也焉用石民則曰不然教與養不可偏廢田與學相與悠久公之興學置田用心勤矣不有其功德謙矣然不可使後來者不知得田之難也自茲以往主領敦勸固不乏人職教書堂有如傳舍其人賢雖無紀載之文自有道義之味萬存一焉瞻茲碑之穹然過其下而眦睥愧者或有所不爲懼者或有所不敢則斯碑也未必非扶植之一助也謹以公所置贍學租穀租鈔及李氏兄弟元昇田租并刻之仍虛其下方以俟田增愈多則學久而愈盛士君子孰不受夫子罔極之恩孰不爲教子義方之計修學明道萬世一日民彝世教萬古一今輔翼振德期於方來正遠也然則我公之教思又何有紀極耶

修縣治記

姚文龍
新昌人

上高縣瑞之屬邑也至正乙亥冬瑞始附丙子春上高之民亦附焉以故不火於兵官舍民居悉如舊閱三年有仕是邑者欲革而新之未能也時邑丞岳興往役於淮歸歎曰官無所止非制也置而不問非職也民有所擾非政也於是獨力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九

任勞惟物之係於官者取以用不足捐已俸以足之工不告勞民不知役甫五月而畢邑當要途過者稱其美庚辰四月予以王事諭民留是廳者終日詢於眾得其實語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是役也丞之爲人亦可知矣因嘉其成俾勒於石庶來者有考云

學宮碑記

劉將孫

上高學元豐間始建蘇文定公嘗爲筠司正記其朔廬陵曾同雨教諭是邑致書於予曰上高縣西山行十里有隱君子任毅夫者好義人也其子清則尙德而文爲本邑學直凡三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三

十月悉以官所得俸爲

文廟剏修祭器廟制窄狹則捐已地以拓大之大成殿東西二梁蠹益壞官吏仰視竊嘆幾年於茲乃于乙卯臘輦美材撤而易之凡瓦甃磚之破缺者煥然一新具見宗廟百官之美富皆清則力也至其父子之竭力於是也不以微名不以干利不以求福其所以勵流俗而樹風聲誠不可不使後來者益加勸勉願爲記之予愛曾公敘其事核而確不浮不濫可以風可以勸也復爲之言曰修學多矣有取辦於眾力者有望給於有司者有借之以爲名者有飾其舊以爲欺者有

更其一二反不如前者有增益其所不必有者有補苴罅漏而張大之者皆非能善所事也若一家之力一士之志既捐俸以爲公用亦捐地以爲廟基事雖淺小而其效甚大一出納苟不欺則公矣况不有其所當有也事其事而不矜其事者已難矣况事爲眾人之事而獨捐其所甚愛以眾事爲已事也余安得不急稱之以示獎勵哉嗚呼人不知事夫子則已儻知事夫子當必竭盡其心昔夫子食於少施氏而飽退而言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夫事夫子者多矣固有厚於少施氏者矣固有勤於少施氏者矣豈盡非禮哉而夫子獨以少施氏爲禮者何以其出於誠也然則清則之善事夫子也固於捐俸制器助地立廟而見其誠矣吾故樂爲之記曾公又言毅夫多善舉乙卯五月滂驟漲一日夕高數丈居民兩葢升屋巔數日不火食其父子具飯促舟往食之邑人高其誼所濟不可勝計水去米值騰涌爲粥於門食餓者日千人或持金轉糴謀鬻利謝曰吾非不愛汝金也留此續鄉人食是皆急義輕利宜牽連得書延祐三年夏月辛卯朔

重修儒學記

教諭 馬存仁

上高縣錄宋元豐五年始有學迺其歲二百七十矣屢修屢

壤有田爲租四百餘斛浮屠侵之者過半由是廩租稍薄不足
以稱事故學久宜修不敢輕舉鄱陽吳公文郁宰是邑始
至謁奠於

先聖先師俯仰上下或壓或圯大懼不修且壞顧縣治驛館
方有事於斧斤未遑明年捐俸鳩工市材或因故爲新或以
新易故彌高有堂則撤而更之曰極高明又明年復侵田者
二百五十斛於是游歌有所教育有法諸生以諗存仁曰夫
功因事立名以功傳古之人一事足稱君子惟恐其或混公
之於學校其用力勤矣請刻石以記竊惟虞夏商周爰暨于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十一

我皇元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蓋以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後君
臣父子之道著縣令於民最近示以教化莫學校若也夫民
羣居不亂而相率以敬事其上者非曰法制禁令足以鉗制
乎下詩書禮樂之教行仁義之化漸其心耳或者不知務此
所以臨民者徒恃一切急迫之法及民悍然相視以抗其上
乃始低首下氣以和其民然後知教化之足尙學校之不可
後也公於是邑不暇他務首以學校爲先其於國家化民成
俗之道豈小補哉孟子謂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公其知
急務者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公其有焉存仁忝文

學受知爲最深是役也實董之樂公之事光乎前勵乎後故
喜爲士君子道亦俾繼余而來者以公之心爲心庶幾無弛
成法

上高縣志

卷十

藝文記

七